

老報藝文記

放 解

• 劇話幕五
作創體集等洪丁



版出店書華新南中

長江文藝叢書出版例言

一、本叢書定名為『長江文藝叢書』，以編選反映中南區人民（包括部隊）的生活與鬥爭之較好作品，兼選此處所能搜集到的反映其他各地的較好作品及有指導意義之文藝理論批評文字。

二、所謂『較好』作品，僅係就各時期中南區所出現的文藝作品之一般水平而言。編選標準應隨着中南區文藝運動的開展而變動，採選原則應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決定，並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具有較大意義之作品。

三、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報告、小說、詩歌、說書詞、以及其他各種形式之文藝創作及文藝理論批評文字。

四、本叢書歡迎投稿，並希各地文藝團體、文藝工作者及廣大讀者推薦合乎本叢書標準之作品，惟已出單行本之作品，本叢書即不再行編選。

『解放』首次演出劇照

時 間——一九四九年三月

地 點——首都北京

演出團體——第四野戰軍政治部文工團

(即四野宣傳隊)

時間·地點·人物表

時間：一九四八年九月底，東北人民解放軍偉大的秋季攻勢開始的時候。

地點：東北瀋陽段上某縣城郊。

人物：班長——解放軍某部二班班長。

副班長

劉勇——戰鬥組長，三十多歲。

小侯——青年戰士。

白智山——被解放過來的戰士。

申成保——翻身農民參軍的戰士。

何德全——戰士。

戰士甲、乙、丙、丁、戊。

連長

排長

通信員

李金山——重機槍射手。

重機槍戰士甲、乙、丙、丁。

蔣軍連長

蔣軍班長

蔣軍士兵甲、乙、丙。

張得成——蔣軍重機槍射手，上等兵，三十來歲。

蔣軍傳令兵甲、乙、丙。

王區長——即王老大。

王保長——即王老二。

區丁——身着便衣，手提盒子砲的人。

保丁

劉老漢——劉勇的父親，五十八歲。

劉老婆——劉勇的母親，五十六歲。

媳婦——劉勇的妻子。

小妮——劉勇的女兒，十二歲。

張大娘——張得成的母親。

張得功——張得成的弟弟。

炳榮——張得成的鄰人。

擔架隊員甲、乙。

老百姓若干人，男女老少均有。

目 錄

第一幕	丁洪(一)
第二幕	白華(二九)
第三幕	丁洪(五三)
第四幕	荒草(七五)
第五幕	丁洪(一〇七)
(附本劇插曲三首)	(一二八)

第一幕

執筆者 丁洪

（在蔣佔某縣城的北關的一家煎餅鋪門前。這是北關幾十戶人家中靠城最近的一家，距離城牆僅一百多米。台上右邊是房子的一角。房前簷下搭有一個涼棚，棚下有一張石桌和幾張磚石砌成的櫈子；所有這些都是很破舊的。右邊那根撐涼棚的柱子上，懸有一個木頭幌子，上寫『山東劉記大煎餅』。房左有一堵土牆伸延出去，再左，——靠城的一面，有一大堆土。這時，剛天亮不久。場上靜無一人。門和窗都關着。漸漸，台右由遠而近傳來鑼聲和人聲——）

保丁：（邊敲邊喊上、沒精打彩地）修工事啦！到時候啦！保長的命令：娘兒們也去啊！（敲鑼，敲完又喊，喊完又敲……，走到門前）老掌櫃，修工事啦，快去啊！（敲鑼喊叫，折身從右邊下）

（老百姓持破舊鐵傢具自右至左穿場而過。他們的衣服均破爛不堪，精神也十分不振。大約走過去三五個人之後，男甲與男乙上）

男甲：唉，還要修到什麼時候才算完呢？

男乙：誰知道？

男甲：鍋裏連顆米粒都沒有了，可怎整？

男乙：走吧，誰家都一樣！（推男甲下場）

(老頭、婦女上)

婦女：(半自語地)這簡直比滿洲國還香呢，娘兒們也抓起勞工來了！

老頭：世道變了！(說完，駝着背就要走了)

婦女：(低聲地)張大叔，聽說八路軍打來了！

老頭：興許是吧？亮天前過隊伍，中央軍都跑進城裏去啦！

婦女：(指台右)街北頭的電道都給截斷了！

老頭：要打仗了！

婦女：(指着台左，低聲地)要能把這幫中央軍都打走就好了！

老頭：嗯，走吧！

(二人下場。劉老漢持鐵鏟開門出)

老：(劉老漢簡稱)大媳婦，快呀！待會兒保長又要來催啦！

媳：(媳婦簡稱，在屋內應聲)來了，我拿煎餅。

老：算了，別拿！快走吧！

(媳婦與劉老婆先後上。媳婦持鐵鏟，正在包頭巾)

婆：(劉老婆簡稱)不拿上晌午吃啥？

老：回來吃！

婆：人家不讓呀！(對媳婦)你拿去！

(媳婦進屋去)

老：讓不讓也得回來！又不是十里八里，就在家門口，還不興放人家回來吃飯！

(保長催促着兩個老百姓自右邊上)

保：快走，快走，修工事去！喂，今兒個可得加把勁啊！

（老百姓不滿意地下）

老：（看見媳婦持煎餅上，即欲下）

保：（對劉老漢）喂，你們還磨蹭些啥？都他媽成老太爺了，不請你們就是不動彈！

老：（不滿地，正對着保長）這不就去了！（對媳）走！

（氣冲冲地下，媳婦跟下）

保：（楞了一下，接着跟了過去）

婆：保長，這工事要多會兒才完得了？

保：（頭也不回）快了，再三兩天就完啦！

婆：唉，再不完工，可要餓死人啦！（折身欲進屋去）

保：喂，你家的軍糧多會兒交哇？

婆：保長，我家吃的都沒了，哪能交得起軍糧！

保：這是國軍的命令：交得起也得交，交不起也得交！

婆：保長，我家的境況您是知道的。自打康德五年，我兒子劉勇給抓了勞工，就一直沒回來，一家老小就靠着這個煎餅舖過日子。還有好些天也沒做買賣，您叫我攤啥交軍糧啊？

保：（厭煩地）得了，得了！你們就知道哭窮！你兒子劉勇，他自己不回來，我能管得着？給你說，這是國軍的命令！

婆：保長，求您在國軍跟前給我們說一說，再緩個三五天！

保：別囉嗦，我還忙着哩！（向右邊走去，欲下）

婆：（追上去）保長——

保：（回過身來）幹什麼？

婆：（嚇得向後退，無語）

保：（再進一步）別他媽窮叨叨！今兒要不把軍費給我交齊呀，哼，有你們好看的！滾開！

婆：（無奈地）唉！（進屋，關門）

保：（打了一個哈欠）啊——，他媽拉個巴子！一大清早就把你忙乎得夠嗆！（欲下）

（保丁匆匆上）

保丁：保長，保長！王區長打王家屯來了，正找你哩！

保：我大哥來了，在哪兒？

保丁：（指合右）在街北頭。那兒的電道栽上了鹿柴、鐵絲網，擋住他的大車過不來，叫你給他

派幾個人搬東西！

保：哎呀！這時候上哪兒派去，都他媽修工事去了？

保丁：保長，快去吧！王區長還在那邊等着呢！

保：走！你跟我到各家去搜搜，總還能搜出幾個！（下）

保丁：（跟下）

（後台左面響起了歌聲，——這是被迫去修工事的老百姓的抑鬱和痛苦的呻吟——）

嗨哟，嗨哟！……

修工事哟，爲誰幹哟？

從早修到晚，嗨哟嗨哟，

整天不得閒，嗨哟嗨哟！

骨頭架子都要散了，

還要挨皮鞭！

海嘯，海嘯！……

（在歌聲中，蔣軍班長從台左上）

蔣班：（環視四週後，對台左，大聲地）把槍架在這兒來！

（張得成及士兵甲、乙、丙扛一挺美式重機槍及彈藥箱上，即將機槍架在土堆上，槍口對着台左）

蔣班：剛才連長親自囑咐過了，這兩天風聲緊，八路軍快打來了；工事得趕着點修；要有那搗亂的，不用客氣，就開傢伙——（發現士兵們都是似聽非聽的；大聲地）你們都聽見了沒有？

衆：（均立正）聽見了！

蔣班：張得成！

張：（張得成簡稱）有！

蔣班：把槍好好檢查一下，別他媽到時候又打不叫了！

張：你放心，班長！你說我這挺槍啥時候不是擦得滑滑溜溜的？哪一回打仗發生過故障？它的哪一點毛病我沒摸透？

蔣班：（讚許地）好！我走了，我上排長那兒去去。喂，（指人和槍）這可都交給你了！

張：是！

蔣班：（擺弄了一下衣帽，便得意洋洋地唱着戲從台右下）

甲：（士兵甲簡稱）哎，老李，你說咱們班長可真是上排長那兒去啦？

乙：怎麼樣？

甲：哼，我說呀，這小子八成又是上那個寡婦家泡去了！

乙：喘，真有兩手啊！望鄉台上摘牡丹，——至死還嚙食花！

丙：（打了一個哈欠）好，他走了！咱們也好好舒坦舒坦！（又打哈欠，又伸懶腰）

乙：（並不認真地）怎麼？剛吃過飯，你瞌睡又來了？

丙：（自嘲地）我這玩藝，嘿，嘿，不拘啥時候，啥地方，說來就來，靈得很！（邊說邊走向牆根，準備睡覺）

甲：八路都快打來了！也不犯愁？

丙：愁啥？來了就幹唄！（哈欠）啊——！（走向門邊，背靠牆根，打起盹來）

乙：（發現台右有人扛着東西走來）喂！站住，站住！

（區丁押着張得功及三四個老弱婦孺扛包袱皮箱等物上，聽見有人叫，即止步）

區丁：（上前應付）給王區長搬東西的！嘿，嘿，老總！

張：放下來，看一看！

區丁：是，是！（對扛東西的）都放下，叫老總們看看！

功：（張得功簡稱）啊，大哥！

張：得功，你！我給媽捎回去的兩塊鋼洋和像片收到了沒有？

功：收到了。昨兒晚上，國軍打王家市撤進城的時候，把兩塊鋼洋給搶走了。

張：給咱們自己人搶走了？

功：嘿。大哥，你哪來的鋼洋？

張：我，我有下的。他媽拉個皮！

（台右出現了王區長的聲音：『走啊！都站在這兒幹什麼？』隨着聲音，王區長持手杖上場了）

區丁：（急趨王區長面前，暗指張得成）

區：（王區長簡稱）噢，張得成！

張：（舉目，無語）

區：（圓滑地笑）呵……！得成兄弟，這兩年還混得不賴吧？

張：（仍然無語）

區：（走近張得成）好好幹！這回把八路打垮了，我給你們營長說一聲，提拔提拔你，給你弄個官兒當當！嘿……！你看，從前你爹給我抗活，後來你又給我抗，如今你老二又在我家吃勞金，這真可以說是緣哪；加以你又當上了國軍，那咱們不是成了一家人啦！哈……！

張：咱們抗大活、當大兵的哪配？

區：（楞住了，但立刻假笑起來）嘿……！一家人，一家人！國軍跟我就是一家人！這國軍打仗就好比我王老大自己打仗！你看，昨兒晚上，國軍剛打王家屯撤到城裏，我馬上就跟來了；這還不是一家人是什麼？哈……！呃，日後你回到王家屯，你家要缺少點啥啊，只管向我開口，我王老大沒有不幫忙的。噢，記住啊，回了家別忘了來看我！

張：（忿恨而低沉地）放心吧，你王區長的『恩典』，我姓張的一輩子也忘不了！

區：（老羞成怒）你說什麼？不識抬舉的東西！（對區丁）走！（走向台右，大聲地）老二，老二！

區丁：走，快走！（催促衆人扛東西）

功：大哥，你抽功夫家去一趟吧，媽很想看看你！

區：走，快走！

區丁：（推張得功一把）快走！（押着衆人下）

保：（上）做什麼，大哥？

區：我先進城去了，（指台右）那口皮箱趕快找人給我送去！

保：我正找着哩！大哥，實在沒有人呀，都去修工事了！

區：老二，到了這節骨眼，就不能再那麼迂迂磨磨的了，非實行壓力派不解！誰要是敢搗亂就

抓誰開刀！

保：是，大哥！

區：（命令地）去吧！

（王保長從台右下）

區：（向左邊走去，到張得成面前，停住了）哼，總有一天你會回到王家屯的！（急下）

張：（恨極，切齒地）我操你媽！我回家找你，我回家要宰了你！（餘怒未息）我操你媽！

乙：（對甲）噤，好大火氣！（指張）怎麼，官都不想當啦？

甲：（制止地）噓！——！你知道啥？那就是老張的兩代大仇人！

乙：（不以爲然地走開了）

甲：（對張）噲，老張，這就是你給我說的那個王老大？

張：噲！

甲：你就是叫他給抓來的？

張：唔，就是這個老王八蛋！

甲：看樣兒就不是個好傢伙！

張：他媽的個皮！好事數不了他，壞事少不了他，都叫他給做絕了！

甲：（靠近張得成坐著，十分嚴肅地）喂，老張，我有一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

張：（詫異地）什麼？

甲：咱哥兒倆總算合得來。我的話中聽你就聽，不中聽就拉倒，算我沒說！

張：（又奇怪，又有點嚴肅地）老王，你有話就說呀，講這些個幹什麼？我姓張的多嚙給大夥兒難看過？

甲：哎，哎，不是這個，你別多心！我是說呀，——（更加嚴肅地）老張，到了這時候，八路都快打來了，你別再這麼死心眼，也該打個主意了！

張：（大吃一驚）你這是幹啥？

（台左修工事處忽然傳來了叱罵聲、皮鞭打人聲、呻吟聲和蔣軍連長催促老百姓修工事的吆喝聲，……）

甲：（向正在台左觀看的士兵乙）怎麼，咱們連長又揍人啦？

乙：可不！（仍然是無關痛癢的腔調）

甲：積點陰德吧，都是些老爺子、老娘兒們的！（指着機槍，有點哭笑不得）哼哼，這算哪一國的王法？還叫咱們用機關槍在這兒看着！

乙：操，狗咬耗子，——多管閒事！

（保長推一婦女上；婦女扛着一口皮箱）

保：（催促地）快走，快走！

婦：保長，我病得實在不行！

保：你還能吃飯不？走吧，別他媽裝蒜了！

婦：保長，我爹昨兒晚上死了，還沒有埋呢！

保：（厭煩地）別磨蹭了！這是啥時候？他媽活人還顧不了啦，還管你死了的？走，走，快走！……（將婦女推下）

甲：（憤懣地）操！誰他媽家裏沒個親人？這叫咱們當小兵的看見怎麼不寒心？

乙：（輕淡地）你小子真他媽看三國掉眼淚，——替古人擔憂。八路軍都快打來了，離這兒只十幾里地！哼，咱們這齣戲，還不知道怎麼樣收場呢？

甲：怎麼樣收場？（苦笑）哼……！

乙：（仍然輕淡地）哎，要我說呀，還是我這辦法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啥事都先對付着。活人還給尿鑿死了？常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似乎很有辦法地）等着吧！天無絕人之路，只要活着，總有出頭之日！

甲：眼下去呢？

乙：眼下去？（無可奈何，只得不了了之）混唄！混一天算一天！

甲：混不下去了！

乙：混不下去也得混！有啥辦法？哎，我說呀，你們三個小子都他媽不得勁！你呢，成天想這想那，盡給自己找麻煩。（指丙）那小子呢，成天就知道睡覺，——（發現丙已睡着）甯，又睡着了？好，給他媽當官的看見，又少不了你小子的！張得成呢，——（與張對視之後，乃改變了原意）哼，咱們摸不透人家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張：（欲語）

甲：（急制止乙）哎——！

乙：（咳嗽一聲，唱着小曲走向一邊去了）

甲：老張，還是說咱們的吧，剛才給打岔了。噫，我說呀，八路都快打來了，你也該打個主

意，別再這麼太老實，太死心眼了！

唉，沒着。

張：沒着？辦法多着呢！反正我是核計定了：（四面張望之後，小聲地）八路軍要逼到跟前，我就這個！（將帽子向後一轉，雙手一舉）——噫？聽說八路軍都到了你們王家屯了！到時候，槍一響，就是咱們「天下」要溜就溜，怎麼樣都行！

張：（茫然地）那哪行？

甲：你說咱們後面有督戰隊？（說着，站起身來）怕個屁！打死了拉倒；打不死呀，我還是我！哎，你就別這麼前怕狼後怕虎的。他媽心一橫，牙一咬，啥事做不出來？

張：（詞不達意地）唉，你不知道！（這一方面是由於心中忙亂；同時，也由於對自己的『希望』尚多少存在着一些幻想，覺得自己拚命幹了兩三年，要是就此完事，未免有些不甘心）

乙：（諷刺地）噫，可不是？人家老張可不比我，心眼裏有的是道道！

甲：（制止地）噯，你說這幹啥？

乙：（繼續諷刺地）可不怎的？你說人家幹啥不賣勁？

張：（惱怒地）我賣勁不賣勁，關你什麼？用着你管？

乙：我管你？我敢管你？你們是上等兵，是全班的紅人，咱『一顆豆』（指胸前符號）的小兵敢管你？

張：姓李的，說話痛快點！別這麼一根筷子吃藕，——盡挑眼！你這算哪門？

乙：（毫不示弱地將帽子向後腦一推）邪門！溜鬚！

張：（大怒，站起來）你說誰溜鬚？